

【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三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我的蟻人父親〉

作者：謝凱特

父親是喜歡小東西的；父親曾是三十年的板模工人；父親也曾好賭成性但至終為了家庭收手；父親退休了；父親是知道我的同志身分的。

父親是沉默的。

2005 年，台灣加入國際反恐同日的聯合遊行，同志活動未艾方興，媒體卻像篩子般過濾消息，一切就像一顆即溶顆粒無色無味消失在每個家庭電視裡。當晚我從大學宿舍返家，放下行李就到廚房幫忙準備晚餐。鍋鏟銀鏟，鏟氣騰騰。母親在一旁洗菜，問了一句：有女朋友嗎？

母親是知道的。

許多人家裡都有一個善於推理的母親吧，任何日記、書信往復都是證據，甚至光憑口頭一句：有女朋友嗎？就把當時國中的我給嚇傻了。儘管我推託別詞，問題就盤在她的心裡多年——在陪她上市場入廚房的好兒子，與遭異樣眼光的同志兒子兩者之間推拉。時間一久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只是她總還有那麼一點期望：拜託，告訴我你還會交女朋友；或者乾脆掀開底牌，讓她一次死心也好。

那天，我選了後者。

水聲仍在繼續，菜葉在母親手上折斷，一次次發出清脆聲。我還來不及盤算萬一，她就先開口：「我以為你一輩子都不會說了。」

因為這句話，幾日後我邀了當時男友來家中吃飯。母親和他相談甚歡，儘管聊的都是股票基金，不過對於未來的規畫，母親是滿意他的。

送走男友後，不知情的父親從工地回來，睡前我聽見他在房裡說了一句：「啊，錯過了啊。」

我與父親的距離，一直是這樣的。

我和父親鮮少交談，印象中的他總是在我的生命中缺席。升上高中第一年，納莉颱風侵台，所有公車被泥水一泡全成了廢鐵。復課後，父親載我上學，這一載，高中三年我就成了有父親接送的小孩。

那時因著青春，我學著打扮，有時身上是香水味，有時是髮蠟果香。我遺傳了父親的鼻炎，兩人早晨起床都聞不太到味道，遂以為這些脹滿車子裡的氣味終將成為父子以外的祕密。閉口不語的兩人直至我下了車，父親才說：太香了，小心被教官盯上。

我應允一聲，關上車門往校門走去。

小學時經常羨慕有爸爸接送的同學，車子到了校門口，同學打開車門，回頭對著駕駛座上的爸爸說說話，再開心進了學校。我常想像，在那樣密閉的空間裡，小孩子會和自己的爸爸偷偷說什麼？會不會是討親、討抱，說說我愛你。而關上車門後的爸爸，握著方向盤，該是帶著愉悅心情開往這一天的大道吧。

小心被教官盯上。

車程中，眼神在後照鏡裡無意間和父親交會，兩人很有默契地閃躲，頭望向車窗外，偷偷再把視線拉回後照鏡，看著父親眉毛末端愈來愈長，愈來愈白，夢境般恍然間就到了學校。校門口同學彼此相伴有說有笑，我就成了其中一個異類。

是該自己上學的年紀了。

背後的父親打著方向盤，車子回拐，彎上高速公路，往城市邊緣駛去。

這個城市似乎是因著父親的腳步而擴大的。

1980 年代房市熱潮，房價飆漲，城裡人往城邊移動，搜尋更適居住地點。當時父親娶妻生子還沒個穩定工作，家中老母又愛邀約親友到三合院裡賭博，麻將、骰子、四色牌，想得到的賭具一樣不缺，就連路邊臨時來了香腸攤車，眾人也會一窩蜂跑出來插花外賭十八啦。母親一氣之下翻倒家中所有櫃檯桌椅，將仍是嬰兒的我藏在衣服堆中就離家出走。

三合院裡賭得昏天黑地，父親賭累了起身小解，走到房間看見散落一地的物品還以為遭了竊，仔細一看，妻子皆不見人影。怎麼回事？

小孩時機算得忒巧，轟然一哭，所有人都在滿桌子命運交織的數術裡醒來，父親循聲找人，抱西瓜般將我抱起。那時他頂著爆炸頭，手中抱著嬰兒的樣子，就像 Disco 舞廳外浪蕩少年在門口撿到了個嬰兒，不得不當起了大人。但故作鎮定模樣

任憑一個垂髫小兒都看得出他慌了手腳發出各種逗弄牲畜的聲音，嘖嘖嘖、啾啾啾。

父親到丈人家把妻子求回來，代價是戒賭、戒菸和戒酒，還用了點積蓄在別處置辦新房。正愁著接下來的貸款光憑夫妻倆薪水負擔不起，某日就搭了建案潮，成了板模工人。

似乎定下心，父親方能被稱做父親，先前都還只是個空軍少爺兵退伍的浪蕩公子哥。

房子搭起鋼筋後，灌水泥之前，得先按設計圖來釘板模，才能讓混凝土定型。公子哥成了父親，剃了爆炸頭，也天天帶著一身土木髒汗返家。

小學到高中，每天聽到父親灰撲撲地回到家中，吆喝問小孩吃飯沒、功課寫完沒、什麼時候考試，然後被母親吆喝著：去洗澡啦！小孩子自己都做好了！

父親訕訕進了浴室，把沾滿木屑灰塵的衣服丟進浴缸用腳洗踏，再用洗衣機洗，再將洗衣機中的塵屑沖掉，才能洗我的制服。有時夜裡他腳步蹬蹬蹬在家裡轉悠，到冰箱找水果、到客廳看電視、走到我房門外看著看書的我。我轉頭看他一眼，他也看我一眼，照例若沒重要的事情就彼此閃躲。

我們之間有一條令人尷尬又切不開的臍帶。

大學暑假前我準備搬回家住，請父親幫忙到宿舍載行李。衣鞋課本，零碎雜物，父親提起一袋叮叮咚咚瓶子撞擊，溢出各種洗髮造型香水的香味，瞥了一眼袋子裡的東西，沒多說什麼。

父親從大學城中開車出來，突然說：你學校這幾棟也是我釘的板模。

這些日日進出的大樓，原來都是父親一板一釘，架構出來遮風避雨的世界。從城的邊緣往中心，他沿路指著建築說：這棟也是、那棟也是。這樣一指就在風景裡畫出城市的線稿，一幢幢建築灌了漿，在輪廓裡填上顏色，都市在他手中變成一座以同心圓無限擴張、巨大的城。

他指著二十多層的大廈說：我蓋這棟的時候，你小學剛畢業。

小學畢業那天，所有畢業生別著胸花參加典禮。愛哭的我想著：我應該驪歌唱到一半就會哭出來吧。但我到底沒哭，直至走到禮堂外，看到大家紛紛被父母領走，眼

淚才掉下來。答應我會參加典禮的父母親在哪裡呢？那些該在禮堂二樓熱烈關注的眼神應該要像聚光燈照著我。如果沒有被照亮，人生就會有一個斷層永遠被埋沒。

我拿鑰匙開門回家，換下制服丟進洗衣籃，關在房裡昏沉睡去。

那天父親從工地回來，一定看到了寫著「畢業生」三個字的胸花吧。

時光會輪迴，以一種看不見的形式重新安排父母子女間的關係。當父親工作時，我安心念書；當他退休時，我忙於工作，在他養育的家中宇宙頻頻缺席。

早晨起床梳洗，對著鏡子開始打理儀容。用收斂水在臉上拍打，搽上防曬乳，有時氣色不佳得用潤色的隔離霜，或用眉筆補上眉毛，用面紙推勻，戴上隱形眼鏡，用髮蠟整理頭髮，選香水，在衣櫃前三挑四揀，出門上班。

多年前母親一開始嫌我花太多時間準備，但那句「我以為你一輩子都不會說了」像手術刀，切開我與她之間原本緊張尷尬的瘤，此後變得姊妹一樣，有時互換保養心得，有時光明正大到我房裡拿香水去用，有時她會像少女般跟我評論某個男星如何如何，還問是不是我的菜。

當我拍打收斂水，發出可笑的啪搭啪搭聲音，父親也已起床，替滿陽台的香草植物澆水、擦香拜拜、燒了開水泡好芝麻糊當早餐，安靜走到我房門口，看著我在鏡子前擠眉弄眼，做一些他一輩子都不會理解為什麼的事情。

他小聲地敲敲門，我轉過頭，「冰箱有水果帶去公司吃。」

小時候，清晨 6 點多，父親聽到鬧鐘起床，穿上舊衣服，在滿陽台破破爛爛的長筒襪中拿一雙堪穿的，坐到我房門口的台階穿起襪子。他的身子都還沒睡醒，緩緩地像是抗拒著上班卻又不得不把襪子套上，以防工作中任一個長釘會穿過鞋底但至少還有襪子——不是能擋釘子，而是能吸掉傷口流出來的血。

眼神迷濛中，我看著父親的背影，不能理解他那時的心情是什麼。

現在，換他看著我的背影了。

出門前，我到陽台看著那些當年我種成興趣的香草植物，被退休的父親分株，扦插，不斷蔓延開來，一盆薄荷養成了一整排的薄荷叢；九層塔和迷迭香從草本種成了木本的小樹一株；多肉的左手香挺著豐饒的枝葉亭亭如蓋。我每帶回一株香草植

物，就放在陽台，附上一張小紙條寫下習性和用途：百里香，喜乾燥，搭海鮮；甜菊，日照充足，可替代砂糖，適合你用；芸香，耐旱，防蟲。

留下紙條的隔天，就會看到植物從花市的廉價塑膠盆移到了大花盆中。培土、石子、砂土怎麼混的，只有父親知道，分株扦插的方式也不知道他從哪邊學來的，他也許到圖書館翻書，也許上網搜尋資料，我只確定那些紙條必然是被父親好好閱讀，就像情書一般，留在了他的抽屜裡。父親還在陽台上編了一整片塑膠藤編底墊，那是趁著手工編織流行，自己戴著老花眼鏡，一邊看 HBO，一邊編織巨大的網，承載著那些香草植物們。

他遠比我想像的還擅長於這些細小的手工活。

芸香種了一年，家中再也沒見過蚊子。下班後母親轉述父親在某個夜裡曾說：都用不到電蚊拍了。

「你和你爸的感情比較好，就算沒說什麼話。」母親吃味地說。

有時我更覺得自己像父親的女兒。

進房間時，枕頭棉被被父親重整理了一遍，衣服被他掛上衣架，垃圾桶裡的垃圾被清空，那原是有著日拋眼鏡盒、保養品外包裝、推開眉筆暈成黑黑的面紙。面對這些垃圾，他再也不說「太香了，小心被盯上」這樣的話，只是不動聲色地把一個他不甚理解的房間，還原成一個乾淨而有秩序的宇宙。

父親是沉默的。

他從城市中心離開，到了邊緣，又走回城市，回到家裡。就像他在我的生命裡出現，遠離，現在又回來了。儘管我們已經遺忘了怎麼口頭交談，但就像螞蟻一樣，在彼此留下的線索裡接頭，交換訊息，確認彼此存在。

最近拜訪親友時，年近三十的我總會被問到結婚生子之事。正當我啞然不知做何回應時，父親就會用一種吊兒郎當的口氣，擋掉我不知道該怎麼替父親轉圜的社會眼光：「他啊，只喜歡自由自在地過，誰跟他在一起誰倒楣。」

父親自己很懂得怎麼用浪蕩公子哥的態度，滑膩地在各種壓力下閃身而過。

電影《蟻人》中，男主角的女兒遭挾持，他穿起蟻人裝束，縮成米粒大小，在女兒臥房裡和壞人拚鬥。兩人站上行駛中的火車，神力般抓起車廂互砸，以雷射死光互

相射擊，驚險宛如西部牛仔片的場面；鏡頭一拉遠，女兒站在門口疑惑不解地看著玩具軌道上一道道像是 LED 的光彼此閃爍，突然一個東西飛到窗臺上——父親沒事吧——原來，只是一節湯瑪士小火車的車廂。

板模、植物、垃圾、衣物、保養品，從城市到我房裡潛移默化的宇宙，都是父親和世界拚鬥的過程。

我突然理解多年前那句「啊，錯過了啊」的意思，父親始終與我保持一種親暱的距離感——他背著巨大的包袱，放任我在他構築好的領域外探索，但最終回首，動動觸鬚，還是找得到那條，只有我和他才嗅得到的隱形軌道。